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孔雀裘

話說賈母道：「正是這個了。上次我要說這話，我見你們大事多，如今又添出些事來，你們固然不敢抱怨，未免想著我只顧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們，就不體貼你們這當家人了。你既這麼說出來，便好了。」因此時薛姨媽李嬌娘都在座，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過來請安，還未過去，賈母因向王夫人等說道：「今日我纔說這話，素日我不說：一則怕遲了鳳丫頭的臉，二則眾人不服。今日你們都在這裡，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，還有他這麼想得到的沒有？」薛姨媽、李嬌娘、尤氏齊笑說：「真個少有！別人不過是禮上的面情兒，實在是疼小姑子小叔子。就是老太太跟前，也是真孝順。」賈母點頭歎道：「我雖疼他，我又怕他太伶俐了，也不是好事。」鳳姐兒忙笑道：「這話老祖宗說差了。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，怕活不長。世人都說，世人都信，獨老祖宗不當說，不當信。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□倍的，怎麼如今這麼福壽雙全的？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。我活一千歲後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纔死呢！」賈母笑道：「眾人都死了，單剩你們兩個老妖精，有什麼意思？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寶玉因惦記著晴雯等事，便先回園裡來。到了屋中，藥香滿室，一人不見，只有晴雯獨臥於炕上，臉上燒的飛紅。又摸了一摸，只覺燙手；忙又向爐上將手烘暖，伸進被去，摸了一摸身上，也是火熱。因說道：「別人去了也罷，麝月秋紋也這麼無情，各自去了？」晴雯道：「秋紋是我攆了他去吃飯了，麝月是方纔平兒來找他出去了。兩個人鬼鬼祟祟的，不知說什麼。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。」寶玉道：「平兒不是那樣人。況且他並不知你病，特來瞧你，想來一定是找麝月來說話，偶然見你病了，隨口說，特瞧你的病，這也是人情乖覺取和兒的常事。便不出去，又不與他何干。你們素日又好，斷不肯為這無干的事傷和氣。」晴雯道：「這話也是，只是疑他為什麼忽然又瞞起我來？」寶玉笑道：「等我從後門出去，到那窗戶根下，聽聽說些什麼，來告訴你。」

說著，果然從後門出去至窗下潛聽。麝月悄悄問道：「你怎麼就得了的？」平兒道：「那日彼時洗手時不見了，二奶奶就不許吵嚷，出了園子，即刻就傳給園裡各處的媽媽們，小心訪查。我們只疑惑那姑娘的丫頭，本來又窮，只怕小孩子家沒見過，拿起來是有的，再不料定是你們這裡的。幸而二奶奶沒有在屋裡，你們這裡的宋媽去了，拿著這支鐲子，說是小丫頭墜兒偷起來的，被他看見，來回二奶奶的。我趕忙接了鐲子，想了一想。寶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，爭勝要強的。那一年有個良兒偷玉，剛冷了這二年，閒時還常有人提起來趁願；這會子又跑出一個偷金子的來了，而且更偷到街坊家去了。偏是他這麼著，偏是他的人打嘴。所以我倒忙叮嚀宋媽，千萬別告訴寶玉，只當沒有這事，總別和一個人提起。第二件，老太太、太太聽了生氣。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。所以我回二奶奶，只說：『我往大奶奶那裡去來著。誰知鐲子褪了口，丟在草根底下，雪深了，沒看見。今兒雪化盡了，黃澄澄的映著日頭，還在那裡呢，我就撿了起來。』二奶奶也就信了，所以我來告訴你們。你們以後防著他些，別使喚他到別處去。等襲人回來，你們商議著，變個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。」麝月道：「這小媳婦也見過些東西，怎麼這樣眼淺！」平兒道：「究竟這鐲子能多重？原是二奶奶的，說這叫做『蝦鬚鐲』，倒是這顆珠子重了。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，要告訴了他，他是忍不住的，一時氣上來，或打或罵，依舊嚷出來，所以單告訴你留心就是了。」說著，便作辭而去。

寶玉聽了，又喜，又氣，又歎：喜的是平兒竟能體貼自己的心，氣的是墜兒小竊，歎的是墜兒那樣伶俐，做出這醜事來。因而回至房中，把平兒之話，一長一短，告訴了晴雯。又說：「他說你是個要強的，如今病了，聽了這話，越發要添病的，等好了再告訴你。」

晴雯聽了，果然氣的蛾眉倒蹙，鳳眼圓睜，即時就叫墜兒。寶玉忙勸道：「這一喊出來，豈不辜負了平兒待你我的心呢？不如領他這個情，過後打發他出去就完了。」晴雯道：「雖如此說，只是這氣如何忍得住？」寶玉道：「這有什麼氣的？你只養病就是了。」

晴雯服了藥，至晚間又服了二和，夜間雖有些汗，還未見效，仍是發燒頭疼，鼻塞聲重。次日，王太醫又來診視，另加減湯劑。雖然稍減了燒，仍是頭疼。寶玉便命麝月取鼻煙來給他聞些，痛打幾個嚏噴，就通快了。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金星玻璃小扁盒兒來，遞給寶玉。寶玉便揭開盒蓋，裡面是個西洋瑤瑯的黃髮赤身女子，兩肋又有肉翅，裡面盛著些真正上等洋煙。晴雯只顧看畫兒。寶玉道：「聞些，走了氣就不好了。」

晴雯聽說，忙用指甲挑了些抽入鼻中，不見怎麼，便又多多挑了些抽入。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顛門，接連打了五六個嚏噴，眼淚鼻涕登時齊流。晴雯忙收了盒子，笑道：「了不得，辣！快拿紙來！」早有小丫頭遞過一搭子細紙，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拿來醒鼻子。寶玉笑問：「如何？」晴雯笑道：「果然通快些。只是太陽還疼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越發盡用西洋藥治一治，只怕就好了。」說著，便命麝月：「往二奶奶要去，就說我說了：姐姐那裡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，叫做『依弗哪』，我尋一點兒。」

麝月答應，去了半日，果然拿了半節來。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，鉸了兩塊指頂大的圓式，將那藥烤和了，用簪挺攤上。晴雯自拿著一面靶兒鏡子貼在兩太陽上。麝月笑道：「病的蓬頭鬼一樣，如今貼了這個，倒俏皮了！二奶奶貼慣了，倒不大顯。」說畢，又向寶玉道：「二奶奶說：明兒是舅老爺的生日，太太說了，叫你去呢。明兒穿什麼衣裳？今兒晚上，好打點齊備了，省的明兒早起費手。」寶玉道：「什麼順手，就是什麼罷了。一年鬧生日也鬧不清。」說著，便起身出房，往惜春屋裡去看畫兒。剛到院門外邊，忽見寶琴小丫頭名小螺的從那邊過去，寶玉忙趕上問：「那裡去？」小螺笑道：「我們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屋裡呢，我今天也往那裡去。」

寶玉聽了，轉步也便和他往瀟湘館來。不但寶釵姐妹在此，且連岫煙也在那裡。四人團坐在薰籠上敘家常。紫鵲倒坐在暖閣裡，臨窗戶做針線。一見他來，都笑說：「又來了一個！沒了你的坐處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好一幅『冬閨集豔圖』！可惜我遲來了！橫豎這屋子比各屋子暖，這椅子坐著並不冷。」說著，便坐在黛玉常坐的地方——上搭著灰鼠椅搭一張椅上。因見暖閣之中有一玉石條盆，裡面攢三聚五，栽著一盆單瓣水仙，寶玉便極口讚道：「好花！這屋子越暖，這花香的越濃。怎麼昨兒沒見？」黛玉笑道：「這是你家的大總管賴大奶奶送薛二姑娘的。兩盆水仙，兩盆臘梅。他送了我一盆水仙，送了雲丫頭一盆臘梅。我原不要的，又恐辜負了他的心。你若要，我轉送你，如何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屋裡卻有兩盆，只是不及這個。琴妹妹送你的，如何又轉送人，這個斷斷使不得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一日藥帚子不離火，我竟是藥培著呢，那裡還攔的住花香來薰？越發弱了。況且這屋子裡一股藥香，反把這花香攪壞了，不如你抬了去，這花兒倒清淨了，沒什麼雜味來攪他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屋裡今兒也有個病人煎藥呢。你怎麼知道的？」黛玉笑道：「這說奇了。我原是無心話，誰知你屋裡的事？你不早來聽古記兒，這會子來了，自驚自怪的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俗們明兒下一社，又有了題目了，就詠水仙，臘梅。」黛玉聽了，笑道：「罷，罷！再不敢做詩了。做一回，罰一回，沒的怪羞的。」說著，便兩手握起臉來。寶玉笑道：「何苦來，又打趣我做什麼？我還不怕臊呢，你倒握起臉來了。」寶釵因笑道：「下次我邀一社，四個詩題，四個詞題。每人四首詩，四首詞。頭一個詩題詠太極圖，限『一先』的韻，五言排律；要把一先的韻都用盡了，一個不許剩。」寶琴笑道：「這一說，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，這分明是難人。要論起來，也強扭的出來，不過顛來倒去，弄些易經上的話生填，究竟有何趣味？我八歲的時節，跟我父親到西海沿上買洋貨。誰知有個真真國的女孩子，纔□五歲，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，也披著黃頭髮，打著聯垂，滿頭帶著都是瑪瑙、珊瑚、貓兒眼、祖母綠；身上穿著金絲織的鎖子甲，洋錦襖袖，帶著倭刀，也是鑲金嵌寶的。實在畫兒上也沒他那麼好看！有人說，他通中國的詩書，會講五經，能做詩填詞。因此，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官煩他寫了一張字，就寫他做的詩。」眾人都稱道奇異。

寶玉忙笑道：「好妹妹，你拿出來我們瞧瞧。」寶琴笑道：「在南京收著呢，此時那裡去取？」寶玉聽了，大失所望，便說：

「沒福得見這世面！」黛玉笑拉寶琴道：「你別哄我們。我知道你這一來，你的這些東西，未必放在家裡，自然都是要帶上來的。這會子又扯謊，說沒帶來。他們雖信，我是不信的。」寶琴便紅了臉，低頭微笑不答。寶釵笑道：「偏這輩兒慣說這些話。你就伶俐的太過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帶了來，就給我們見識見識也罷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箱子籠子一大堆，還沒理清呢，知道在那個裡頭呢？等過日子收拾清了找出來，大家再看罷了。」又向寶琴道：「你要記得，何不念念，我們聽聽？」寶琴答道：「記得他做的五言律一首。要論外國的女子，也就難為他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且別念，等我把雲兒叫了來，也叫他聽聽。」說著，便叫小螺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到我那裡去，就說我們這裡有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，做的好詩，請你這『詩瘋子』來瞧去；再把我們『詩獸子』也帶來。」

小螺笑著去了。半日，只聽湘雲笑問：「那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？」一頭說，一頭走，和香菱來了。眾人笑道：「人未見形，先已聞聲。」寶琴等讓坐，遂把方纔的話重告訴了一遍。湘雲笑道：「快念來聽聽。」寶琴因念道：

昨夜朱樓夢，今宵水國吟。島雲蒸大海，嵐氣接叢林。月本無今古，情緣自淺深。漢南春歷歷，焉得不關心？

眾人聽了，都道：「難為他，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。」一語未了，只見麝月走來說：「太太打發了人來告訴二爺：明兒一早往舅舅那裡去，就說太太身上不大好，不得親身來。」寶玉忙站起來答應道：「是。」因問寶釵寶琴：「你們二位可去？」寶釵道：「我們不去。昨兒單送了禮去了。」

大家說了一回方散。寶玉因讓諸姐妹先行，自己在後面，黛玉便又叫住他，問道：「襲人到底多早晚回來？」寶玉道：「自然等送了殯纔來呢。」黛玉還有話說，又不能出口，出了一回神，便說道：「你去罷。」寶玉也覺心裡有許多話，只是口裡不知要說什麼，想了一想，也笑道：「明兒再說罷。」一面下台階，低頭正欲邁步，復又忙回身問道：「如今夜越發長了，你一夜咳嗽幾次？醒幾遍？」黛玉道：「昨兒夜裡好了，只咳嗽兩遍；卻只睡了四更一個更次，就再不能睡了。」寶玉又笑道：「正是，有句要緊的話，這會子纔想起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挨近身來，悄悄道：「我想寶姐姐送你的燕窩——」

一語未了，只見趙姨娘走進來瞧黛玉，問：「姑娘，這幾天可好了？」黛玉便知他從探春處來，從門前過，順路的人情，忙陪笑讓坐，說：「難得姨娘想著！怪冷的，親自走來。」又忙命倒茶，一面又使眼色給寶玉。寶玉會意，便走了出來。正值吃晚飯時，見了王夫人，又囑咐他早去。寶玉回來，看晴雯吃了藥。此夕寶玉便不命晴雯挪出暖閣來，自己便在晴雯外邊。又命將薰籠抬至暖閣前，麝月便在薰籠上睡。一宿無話。

至次日，天未明，晴雯便叫醒麝月道：「你也該醒了，只是睡不夠！你出去叫人給他預備茶水，我叫醒他就是了。」麝月忙披衣起來道：「僮們叫他起來穿好衣裳，抬過這火箱去，再叫他們進來。老媽媽們已經說過，不叫他在這屋裡，怕過了病氣；如今他們見僮們擠在一處，又該嘮叨了。」晴雯道：「我也是這麼說。」

二人纔叫時，寶玉已醒了，忙起身披衣。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來收拾妥了，纔命秋紋等進來一同伏侍。寶玉梳洗已畢，麝月道：「天又陰陰的，只怕下雪，穿一套氈子的罷。」寶玉點頭，即時換了衣裳。小丫頭使用小茶盤捧了一盞建蓮紅棗湯來，寶玉喝了兩口。麝月又捧過一小碟法製紫薑來，寶玉噙了一塊。又囑咐了晴雯，便忙往賈母處來。

賈母猶未起來，知道寶玉出門，便開了屋門，命寶玉進去。寶玉見賈母身後，寶琴面向裡睡著未醒。賈母見寶玉身上穿著荔枝色哆囉呢的箭袖，大紅猩猩氈盤金彩繡石青絳緞沿邊的排穗褂。賈母道：「下雪呢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天陰著，還沒下呢。」賈母便命鴛鴦來，把昨兒那件孔雀毛的氈衣給他罷。」鴛鴦答應走去，果取了一件來。寶玉看時，金翠輝煌，碧彩閃灼，又不似寶琴所披之氈裘。只聽賈母笑道：「這叫做『雀金泥』，這是俄羅斯國拿孔雀毛拈了線織的。前兒那件野鴨子的給了你小妹妹，這件給你罷。」寶玉磕了一個頭，便披在身上。賈母笑道：「你先給你娘瞧瞧去再去。」

寶玉答應了，便出來，只見鴛鴦站在地下揉眼睛。因自那日鴛鴦發誓絕婚之後，他總不合寶玉說話，寶玉正自日夜不安。此時見他又要迴避，寶玉便上來笑道：「好姐姐，你瞧瞧，我穿著這個好不好？」鴛鴦一捧手，便進賈母屋裡來了。寶玉只得到了王夫人屋裡，給王夫人看了，然後又回至園中，給晴雯麝月看過，來回覆賈母，說：「太太看了，只說，可惜了，叫我仔細穿，別糟蹋了。」賈母道：「就剩了這一件，你糟蹋了，也再沒了，這會子特給你做這個，也是沒有的事。」說著又囑咐：「不許多吃酒，早些回來。」

寶玉應了幾個「是」。老嫗跟至廳上。只見寶玉的奶兄李貴、王榮和張若錦、趙亦華、錢昇、周瑞六個人，帶著焙茗、伴鶴、鋤藥、掃紅四個小廝，背著衣包，拿著坐褥，籠著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，已伺候多時了。老嫗又囑咐他們些話，六個人連應了幾個「是」，忙捧鞍鑾，寶玉慢慢的上了馬。李貴王榮籠著嚼環，錢昇周瑞二人在前引導，張若錦趙亦華在兩邊，緊貼寶玉身後。寶玉在馬上笑道：「周哥，錢哥，僮咱們打這角門走罷，省了到老爺的書房門口，又下來。」周瑞側身笑道：「老爺不在書房裡，天天鎖著，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雖鎖著，也要下來的。」錢昇李貴都笑道：「爺說的是。就託懶不下來，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，雖不好說爺，也要勸兩句，所有的不是，都派在我們身上，又說我們不教給爺禮了。」周瑞錢昇便一直出角門來。

正說話時，頂頭見賴大進來，寶玉忙籠住馬，意欲下來。賴大忙上來抱住腿。寶玉便在鑾上站起來，笑著，攜手說了幾句話。接著又見個小廝帶著二三口人，拿著掃帚簸箕進來，見了寶玉，都順牆垂手立住，獨為首的小廝打了個千兒，說請爺安。寶玉不知名姓，只微笑點點頭兒，馬已過去，那人方帶人去了。於是出了角門外，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廝並幾個馬夫，早預備下□來匹馬專候，一出角門，李貴等各上馬前引，一陣煙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裡晴雯吃了藥，仍不見病退，急的亂罵大夫，說：「只會哄人的錢！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。」麝月笑勸他道：「你太性急了，俗語說：『病來如山倒，病去如抽絲。』又不是老君的仙丹，那有這麼靈藥？你只靜養幾天，自然就好了。你越急越著手。」晴雯又罵小丫頭子們：「那裡攆沙去了，瞅著我病了！都大膽子走了。明兒我好了，一個個的纔揭了你們的皮！」嚇的小丫頭子定兒忙進來問：「姑娘做什麼？」晴雯道：「別人都死了，就剩了你不成」說著，只見墜兒也躡進來了。晴雯道：「你瞧瞧這小蹄子！不問他還不來呢！這裡又放月錢了，又散果子了，你該跑在頭裡了。你往前些！我是老虎，吃了你？」墜兒只得往前湊了幾步。晴雯便冷不防，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，向枕邊拿起一丈青來，向他手上亂戳，又罵道：「要這爪子做什麼！拈不動針，拿不動線，只會偷嘴吃！眼皮子又淺，爪子又輕，打嘴現世的，不如戳爛了！」墜兒疼的亂喊。麝月忙拉開，按著晴雯躺下，道：「你纔出了汗，又作死！等你好了，要打多少打不得？這會子鬧什麼。」

晴雯便命人叫宋嫗進來，說道：「寶二爺纔告訴了我，叫我告訴你們，墜兒很懶，寶二爺當面使他，他撥嘴兒不動，連襲人使他，他也背地裡罵。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，明兒寶二爺親自回太太就是了。」宋嫗聽了，心下便知鑿子事發，因笑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也等花姑娘回來，知道了，再打發他。」晴雯道：「寶二爺今兒叮嚀萬囑咐的。什麼『花姑娘』『草姑娘』的？我們自然有道理！你只依我的話，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。」麝月道：「這也罷了。早也是去，晚也是去，早帶了去，早清淨一日。」

宋嫗聽了，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，打點了他的東西。又見了晴雯等，說道：「姑娘們怎麼了？你姪女兒不好，你們教導他，怎麼攆出去？也到底給我們留個臉兒。」晴雯道：「這話只等寶玉來問他，與我們無干。」那媳婦冷笑道：「我有膽子問他去？他那一件事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？他縱依了，姑娘們不依，也未必中用！比如方纔說話，雖背地裡，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，在姑娘們就使得，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！」

晴雯聽說，越發急紅了臉，說道：「我叫了他的名字了！你在老太太、太太跟前告我去，說我野，也攆出我去！」麝月道：「嫂子，你只管帶了人出去，有話再說。這個地方，豈有你叫喊講理的？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理？別說嫂子你，就是賴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擔待我們三分。就是叫名字，從小兒直到如今，都是老太太吩咐過的，你們也知道的：恐怕難養活，巴巴的寫了他的名兒各

處貼著，叫萬人叫去，為的是好養活。連挑水挑糞花都叫得，何況我們？連昨兒林大娘叫了一聲爺，老太太還說呢。——此是一件。二則我們這些人，常回老太太、太太的話去，可不叫著名回話，難道也稱爺？那一日不把『寶玉』兩字叫二百遍？偏嫂子又來挑這個了！過一天，嫂子閒了，在老太太、太太跟前，聽聽我們當著面兒叫他，就知道了。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、太太跟前當些體統差使，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混，怪不得不知道我們裡頭的規矩。這裡不是嫂子久站的。再一會，不用我們說話，就有人來問你了。有什麼分證的話，且帶了他去，你回了林大娘，叫他來找二爺說話。家裡上千的人，他也跑來，我也跑來，我們認人問姓還認不清呢！」說著，便叫小丫頭子拿了擦地的布來擦地。

那媳婦聽了，無言可對，亦不敢久站，賭氣帶了墜兒就走。宋嬾嬾忙道：「怪道你這嫂子不知規矩：你女兒在屋裡一場，臨去時也給姑娘們磕個頭。沒有別的謝禮，他們也不希罕，不過磕個頭，盡心罷咧。怎麼說走就走？」墜兒聽了，只得翻身進來，給他兩個磕頭，又找秋紋等。他們也並不睬他。那媳婦嗒聲歎氣，口不敢言，抱恨而去。

晴雯方纔又閃了風，著了氣，反覺更不好了，翻騰至掌燈，剛安靜了些。只見寶玉回來，進門就嗒聲頓腳。麝月忙問原故。寶玉道：「今兒老太太喜喜歡歡的給了這件褂子，誰知不防，後襟子上燒了一塊！幸而天晚了，老太太、太太都不理論。」一面脫下來。麝月瞧時，果然有指頂大的燒眼，說：「這必定是手爐裡的火迸上了。這不值什麼，趕著叫人悄悄拿出去叫個能幹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。」說著，就用包袱包了，叫了一個嬾嬾送出去，說：「趕天亮就有纔好，千萬別給老太太、太太知道。」

婆子去了半日，仍舊拿回來，說：「不但織補匠，能幹裁縫、繡匠並做女工的問了，都不認的這是什麼，都不敢攬。」麝月道：「這怎麼好呢？明兒不穿也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明兒是正日子，老太太、太太說了，還叫穿過這個去呢！偏頭一日就燒了，豈不掃興！」

晴雯聽了半日，忍不住翻身說道：「拿來我瞧瞧罷沒那福氣穿就罷了！這會子又著急！」寶玉笑道：「這話倒說的是。」說著，便遞給晴雯，又移過燈來細瞧了一瞧，晴雯道：「這是孔雀金線的。如今僭們也拿孔雀金線，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，只怕還可混的過去。」麝月笑道：「孔雀線現成的，但這裡除你還有誰會界線？」晴雯道：「說不的我掙命罷了！」寶玉忙道：「這如何使得？纔好了些，如何做得活？」晴雯道：「不用你蝎蝎螫螫的，我自知道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坐起來，挽了一挽頭髮，披了衣裳，只覺頭重身輕，滿眼金星亂迸，實實掌不住。待不做，又怕寶玉著急，少不得狠命咬牙捱著，使命麝月只幫著拈線。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，笑道：「這雖不很像，要補上也不很顯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就很好，那裡又找俄羅斯國的裁縫去？」

晴雯先將裡子拆開，用茶杯口大小一個竹弓，釘繃在背面，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，然後用針縫了兩條，分出經緯，亦如界線之法，先界出地子來，後依本紋，來回織補。補兩針，又看看；織補不上三五針，便伏在枕上歇一會。寶玉在旁，一時又問吃些滾水不吃，一時又命歇一歇，一時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，一時又拿個枕頭給他靠著。急的晴雯央道：「小祖宗，你只管睡罷。再熬上半夜，明兒眼睛摳摳了，那卻怎麼好？」寶玉見他著急，只得胡亂睡下，仍睡不著。一時，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，剛剛補完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毳毛來。麝月道：「這就很好，要不留心，再看不出的。」寶玉忙要了瞧瞧，笑說：「真真一樣了。」晴雯已嗽了幾聲，好容易補完了，說了一聲：「補雖補了，到底不像。我也再不能了！」「噯喲」了一聲，就身不由主，睡下了。

要知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